

近来我的琐事 与鲁迅、孔子

□(日本)竹内实



《竹内实文集》(程麻译)

《文艺报》要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特刊”，李冬木约稿并通知我题材不一定拘泥于鲁迅。

关于鲁迅，我曾经写过几篇，都收在两三年前出版的三卷本《竹内实“中国论”自选集》第三卷《映像与文学》里。

本想这次给其中的《鲁迅与柔石》《〈阿金〉考》等篇写补论，但有字数限制，而我的体力又不支。去年夏天，倒于酷暑，虽有恢复，却时好时坏，几乎不能外出。所谓茫然自失，也正是我眼下的日子。

卧病期间硬撑着完成的《彷徨的孔子，复活的〈论语〉》(朝日新闻出版社)，最近也终于付梓出版。但还没见到有书评。

在重读《论语》的过程中，既有所发现，也对周游列国的孔子有过种种想象。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叠、充满良机的一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方面的关系学会也都热热闹闹地筹备着各种纪念仪式，我所在的孙中山纪念会(财团法人)已从去年开始陆续地举办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国际性研讨会，今年在东京和神户等地也将举办一些会议。虽然说这个革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运动，但自革命成功的那一刻，就注定其成果是惨淡的。

主角孙文，自建国之初就是“临时”的大总统！几十天后，将政权交给了野心家袁世凯，接着就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绝对忠诚于革命理念的一批同志纷纷倒在了袁世凯屠刀之下的惨剧。到头来，本已推翻了的封建政权，又因“袁皇帝”的就任使得斗争之火险些再次复燃。那以后，原本应该成为革命大统领的孙文亡命于日本，此后十数年，基于共和制的统一国家一直未能实现。

辛亥这一年，鲁迅正在家乡浙江绍兴。收到杭州光复的消息后，他不仅担任了支持革命集会的议长，还积极地投身参与了安抚民心的各种游说活动。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当了都督；而鲁迅虽然被旧知王金发聘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但还是因学生和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难以继续。后来，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邀，马上转任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但这里也不是一块乐土。

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周树人(鲁迅)的心里，有着试图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人格涵养的理想；这也是贯穿蔡元培教育哲学“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鲁迅上任后，在不久召开的夏季讲习会上讲了“美术略论”，可是，这个最大的出资人蔡元培也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里辞去教育总长一职，临时教育会议也把“美育”从学校课程中彻底删除。1912年7月12日的《鲁迅日记》里把当时的愤怒用“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样一句话记录下来。

民国二年，通向共和制的梯子早早地被撤了下来。以反对从英国等列强国家附有条件的善后借款为借口，罢免(6月)了国民党党员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等江西、安徽、广东都督的职务；并且在10月，袁世凯通过武力干涉选举当选了大总统。11月，最终将国民党非法化，并剥夺了全体438名国民党的资格。这时，在具有强大的军力背景和实施帝政、个人野心高涨的北洋军阀面前，那些基于如何高远的精神、只停留于理念和畅想中的共和制，都变得毫无意义、弱点暴露无疑。

鲁迅还是值得读下去

□(日本)尾崎文昭

2003年有个网站转载了我在韩国头一年召开的某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二十世纪里鲁迅是否值得继续读》，引起了一点争论。骂我的人也不少。很多人似乎只看了标题便以为我是在否定鲁迅的价值。其实有耐性读到最后的读者都知道，我并没有简单否定。

这次有机会跟中国读者谈我的看法，想在此公开申明，我的意思并不在否定，而理所当然是在肯定。问题在于，要肯定的是鲁迅的哪些方面？而要想谈清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在中国讨论和研究鲁迅已经有9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发表过硕量的文章和著作，可是似乎还并没达成一个能让人人赞同的最正确、最权威的共同观点。这也极其自然。如果在众多的人当中去寻找对某人是否会有一致的看法，那么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围便会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鲁迅。鲁迅谁都知道是性格和思维都很复杂的人。我们对如此复杂的人要全面完整地掌握或者理解，按理是做不到的，只能谈每个人所接受的印象或者片段理解而已，就像是瞎子摸象。据说人对人的理解程度取决于那个人理解自己的程度。由于受我们对自身观测程度的限制，我们还远达不到鲁迅的心灵深度，因此除了拷问自己并加深对自己的理解以面对鲁迅以外，我们恐怕没有别的路子可走。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鲁迅？

我自己喜欢鲁迅思想的“辣味”。过去以“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这一提法不理想地谈过这种“辣味”的来源以及其结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永不停顿地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发出质疑的极其富于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他本人想停不下，想压住的思维地狱。这种想摆脱而不可得的灼热的思维地狱虽带给他极大的痛苦，但倘若受得住煎熬，那么便会带来无比透彻的批判力量。

我认为理解这一特点的人应首推毛泽东，因为他本人也有过类似的思维特点。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现实态度和具体判断，会理所当然地具有每个人的不同特征，不尽相同。如果这样去想，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高度肯定鲁迅的同时又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冷淡似乎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是不会全面崇拜鲁迅的，我相信。

此种“辣味”，如那篇发言稿里所说，我不想推荐给不懂得辣味的人以及小孩，因为对他们来说恐怕是辣得有些过分。小孩长大后，其中的一部分人恐怕会慢慢懂得辣味的快乐，那时他们会主动地寻找鲁迅阅读。21世纪以后这样的人肯定会有，在“80后”、“90后”里肯定会有，而且我相信人不会少。不让他们接触鲁迅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要反抗。我的意思是说，鲁迅是会选择读者的。

一谈到辣味就想起川菜来了。这些年各地粤菜饭馆都普遍上川菜了，可以说川菜是最典型的中国菜之一。可有一部分人还是不能吃辣的，就像我的好朋友那样。不过也没听说谁说不能吃辣的就不算中国人，应该排斥到中国人之外。喜欢吃辣的大有人在，不必特意责难只能吃微辣或根本不能吃辣子的人。这样才是和平，虽然鲁迅并不一定喜欢和平。

(作者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国”，遂有留在眼前的这三卷论文集。

北京友人程君发来传真，告诉我有人以“凸凹”的笔名在6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三卷本的感想。程君10年前编辑、翻译了我的研究论文，集为10卷本《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凸凹的全文尚未拜读，不过关于我的《〈阿金〉考》，却有李冬木宝贵的反论(?)。本打算在本文之前写一篇“补论”，那是意识到李冬木的文章才要写的。

不过写到这里，拙文已达到了限制的字数。我不用中文而用日文写本文，其实是拜托李冬木来翻译的。

添麻烦了，实在抱歉，以此为结束。

(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日本)山田敬三

阻止反革命逆流的第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许多人牺牲，孙文和黄兴也迫不得已同时流亡于日本。自那时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一直处于严冬时期。在这期间，1917年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鲁迅出于愤怒也离开了教育部。辛亥革命确实将亚洲最早的共和制国家带到了中国，不过，有关此后的历史，只能引证孙文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且满是苦涩的历程。

鲁迅在寄给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第8封，1925年3月31日)

改造国民性，不仅是鲁迅从留学日本时代开始的梦想，而且也成为贯穿于他作品的终生主题。鲁迅所谓的“必须改造的‘国民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国民性本身，不是固有的概念，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不过，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如果不改变通过自欺方式来模糊现实的“精神胜利法”，不管政治上如何变化，中国都不会有未来。

1919年发表的《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中也记录着和上述想法极为相似的观点，曰：“失去一满州之专政，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政，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从孙文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政治的主宰更新换代后，其理念和体制也都截然，这些都理所当然会对国民性产生影响。可是，我在将其与高唱“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等“五四”时期的文明进行对比之余，不免要自问：这些影响究竟是在如何变化？孙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否已完成了呢？现在的中国人应如何面对鲁迅所批评的国民性？(2011年5月24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新闻通信》第33号(卷首言))

(作者系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顾问)

精神胜利法与不准革命

□(日本)吉田富夫

提到《阿Q正传》，谁都会说“精神胜利法”。

不过在我，倒是看重“不准革命”那一章。

阿Q这个人物，其精神构造的特征在于“精神胜利法”。这一点，鲁迅自己在作品中写得很明白，读过作品的人也都知道。而将其同中国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诚如大家所知，是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茅盾。

“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信》，《小说月报》13-2，1922.2.10)。不久，他又将其进一步扩大为“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10.8)。总之，他从中抽取“精神胜利法”是明白无误的。

在这一延长线上，例如在日中战争中有人做了如下阐述：

“这样，我们就要看清楚你阿Q之为人，然后我们各人——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把自己检验一下，看还带有你阿Q灵魂原子没有。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楣的灵魂原子，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路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张天翼《论〈阿Q正传〉》，《文艺阵地》6-1，1941.6.10)

这诚然是正论，别的什么都没说。倘照此而言，那么也就只能是凝视自己精神中的“倒楣的灵魂原子”，尽力将其“洗涤”。

就这样，阿Q在中国的评价也就大抵处在一个排斥“精神胜利法”的方向上。

那么日本情形怎样呢？具有强烈自虐倾向的日本知识分子，看上去主要是急着凝视自我当中的“精神胜利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对其加以弹劾。竹内好开了这个头，他写道：

“阿Q是过去的同时也是未来。也就是说，是普遍的。他是代表人间恶德的一般者，作为这样一个一般者而使万人共感于心。普遍者由个别者产生出来。阿Q作为一个可憎者由鲁迅在鲁迅当中提取出来。为对这一可憎者加以打击，鲁迅把他从自己当中提取出来。但阿Q被嘲笑，被殴打时，疼痛的是鲁迅的肉体。”“阿Q是‘我’。可耻的我。作为可耻的我，他为万人所爱。”(《鲁迅》，世界评论社，1948年)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产生于“赎罪”，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他的鲁迅心像。其背后重合着竹内好自身的精神挫折：他对业已失败了的战前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无法引以为同调，并在某种意义上从中脱离出来。但不管怎样，凝视自身当中存在的阿Q并以此为推动去思考鲁迅，这种认识模式是由竹内好建立起来的，直到现在仍构成日本鲁迅研究整体的底流。

当然，我自己也是受这底流影响的一个，不可否认也把作为阿Q钥匙的“精神胜利法”拿来作为反省和批判的对象。不过有一点却一直令我感到不满，那就是很多人都只盯着“精神胜利法”，而作品的另一极却总是被轻视。

在小说《阿Q正传》里，与描绘“精神胜利法”的各章相并列，还有另一极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不准革命”的一章。阿Q走向没落，被逼无路便动了投奔“革命”的心思，却被假洋鬼子给赶了出去，结果是作为牺牲的羔羊，被一班把“革命”果实弄到手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糊里糊涂地枪毙了。故事迎来“大团圆”。鲁迅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阿Q。那就是不会被任何时代任何权利放在眼里的受厄无告之民的样子。而且，不论在哪个时代，也不论经历了哪种革命，占绝大多数的也还都是这种受厄无告之民。我以为，对于这样的无告之民来说，“精神胜利法”也不是一种不借此便无法生存下去的“智慧”吗？

众所周知，鲁迅写过“革命，革命，革革革命……”这样的话，还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倘把这些放在一块儿来想，那么从“不准革命”到“大团圆”这两章，不是应该被解读为是和描绘所谓“精神胜利法”的各章互为表里的吗？

(作者系佛教大学名誉教授)

丛刊2011年第9期目录

作家与作品

- “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的悲剧诗学解读 ······ 赵学勇
- 童年视角与《呼兰河传》的文体构成 ······ 秦林芳
- 《十八春》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 陈晖
- 论老舍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 谢昭新
- 寻找丁玲“自己的声音” ······ 谢昭新
- 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女性视角 ······ 黄丹銮
- 和解的视角与姿态——王蒙小说叙事伦理新探 ······ 梁振华 吴楠
- 论残雪小说的“反阅读倾向” ······ 高玉

文学史研究

- 新世纪“文革”叙事的三种倾向 ······ 陈树萍
- 从“延安戏改”到“样板戏” ······ 惠雁冰 宋剑华
- 传统戏曲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一种结构性关系 ······ 刘伟
- “原点”的追问：伊藤虎丸对“鲁迅与明治文学”的研究 ······ 郑春
- 另一种反思——现代作家笔下的留学生 ······ 张勇
- 前期创造社期刊编辑策划研究 ······ 张勇

诗歌研究

- 还原殷夫的艺术个性 ······ 吴思敬
- “音乐的”还是“文学的”——歌谣运动与现代诗学传统的再认识 ······ 傅宗洪
- 从浪漫神话到诗化哲学 ······ 高玉

史料与研究

- 关于刘大白生平三个问题的辨正 ······ 刘家思
- 《蜕变》与《莫斯科天空下》——从一篇佚文看曹禺的思想与创作 ······ 李扬
- 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谈 ······ 严家炎

文学史研究

- 让文学史真正成为文学自身的历史 ······ 严家炎
- 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编写一部文学史 ······ 范伯群
- “守正出新” ······ 张勇
-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 钱理群
- 突破、调适、推进——读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吴福辉
- 创新性与本体性——论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色 ······ 朱德发
-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 张恩和
- 读史碎语 ······ 刘增杰
-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艳

书评与述评

- 言、默之间——读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 ······ 王乾坤
- 开掘茅盾文学遗产的当代意义——全国第九届茅盾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评 ······ 李刚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